

文化皖军 书写新时代

玲珑山村“最徽州”

汪红兴(黄山)

皖南的春天,烟雨蒙蒙。难得的一个丽日蓝天,我们走进了古老而年轻的黄山市徽州区。古徽州山高限壤,土地贫瘠,八山一水一分田,耕地很少,只有过去歙县之西乡,今日之徽州区域,处徽州中心腹地。这里山川毓秀,一马平川,人烟辐辏,百姓富庶,多徽商望族,祠堂牌坊相连。岩寺、西溪南、唐模、呈坎、潜口等地,地处盆地核心区,良田千顷,物产丰饶,名人辈出,游人如织。近些年,这些地方频频出圈,扬名四方。此次目的地,则是丰乐河源头地带的那些偏远的小山村。途中群峰耸立,山路弯弯,杜鹃烂漫,茶芽翠绿,景致别具一格。

山旮旯里藏着文艺范儿

洽舍,是徽州区面积最小的乡,30多平方公里,人口不过3000多人,与休宁万安、蓝田相邻,古时有张金古道相通来往。穿境而过的205国道曾经热闹,但随着屯黄及京台高速公路,国道如今车少人稀。沿途小山村,藏匿在丰乐湖畔群山褶皱里。粉墙黛瓦马头墙的房屋,大多依山而建,层层叠叠。花树摇曳其间,色彩斑斓,在青山绿水映衬下,宛若立体画卷。没想到文学的风,在洽舍湾扑面而来——这里竟然藏着个“网络文学小镇”。网络文学

从合肥去上派

张健(合肥)

合肥市距下辖肥西县政府所在地派镇三十多公里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工作的第二年,第一次从合肥出差去上派。那时候“出差”二字金贵,不是谁都能摊上的。科长把出差单递给我时,特意叮嘱一句:“早点去,路不好走。”我在南七的金寨路边等车。老远就听见售票员提高嗓门喊:“上派的,上派的,上来就走!”那声音又高又脆,能把整条街的动静都盖过去。中巴车歪歪扭扭地靠边,车门一开,热气裹着汽油味扑面而来。车上早满了,过道里堆着蛇皮袋,座位扶手上搭着布包袱。售票员把我往里推:“挤挤,挤挤,都是自家人。”哪有自家人?满车的人谁也不认识谁,就那么挤着,晃着。过了姚公庙,路就不成路了。柏油被轧得稀烂,大点的坑能陷进半个车轮。中巴车像扭秧歌似的左躲右闪,可还是躲不过所有的颠。有人头上的帽子颠掉了,弯腰去捡,又被下一个颠簸晃得直不起身。售票员显得自在,一只手抓着扶手,一只手数钱,嘴里还念叨:“坐稳喽,马上就到。”“马上就到”,一等便等了近两个小时。从上派回来,腿都站硬了。同事问路上怎么样,我说:“出差嘛,就这样。”2000年左右,再去上派,路平了。不知什么时候修的,黑黝黝的柏油路,中间画着雪白的线。中巴还在跑,但多了公交车,新崭崭的,有固定的站牌。售票员的嗓子还在,但不用那么使劲喊了。路平,车稳,人都坐着,不用挤。有时坐公交车,有时坐中巴去,四十来分钟,稳稳当当。

劳动者的“山河图”

路来森(山东)

茶,有茶渍;汗,有汗渍。茶渍,是茶香的沉淀,是茶气的凝结;汗渍,却是劳动者用汗水,印在自己身上的印章,是劳动在人类身体上画出的“山河图”。汗渍,有形,千姿百态,颇有些随心所欲。劳作的人,扬扬头,看看天上的白云,歇口气,有时汗渍就成为了一片白云的形状;劳作的人,举目遥望,前面是广阔的田野,一派清新。汗渍有时就长成了一块块田地,散发着泥土的芬芳。汗渍最丰富、饱满的形象,是庄稼,是一棵棵高粱,一株株玉米,一团团棉花,一穗穗稻谷,劳动者劳作在田间,这些庄稼最了解他们,于是就把自己的形象,印在农人的脊背或衣服上,以示感恩。在脸上、在脊背上,纵横流淌,留下一条条河流状布散的汗渍,让人觉得,有一种抽象的广袤和大气——仿佛,大地在身体上盛放。夏天里,我的父亲裸背在田野里锄地,蚊虫在脊背叮咬。父亲常常回手拍打,力道大,很远就能听到“啪啪”的声音,手印也深,指痕红红的。下坡回家,父亲裸着脊背,衣服只是搭在肩膀上,母亲看到了,望着父亲笑——笑他脊背上留下的手掌状的汗渍。汗渍,有色,通常是白色的,白如盐。若汗渍中融入了泥土,也许会呈现为黄褐色。

是个新鲜事物,在这山旮旯,网络文学有了家园。那是一幢立在山坡高处的两层徽派小楼,原本是闲置的养老院,地方政府斥资改造,将其打造成为文学之家,供作家们在此进行文学创作,提供心灵休憩之地。谈不上豪华,但干净清爽,温馨宜人。小镇主理人张安东先生也是作家,蚌埠人,第一次来这里,就喜欢上了。近几年不少网络热剧,便是在这诞生的。春日艳阳下,坐在翠峰连云的徽州小镇阳台上,一众人相谈甚欢。神奇的文学的世界,近在咫尺;洽舍湾的春天,诗意盎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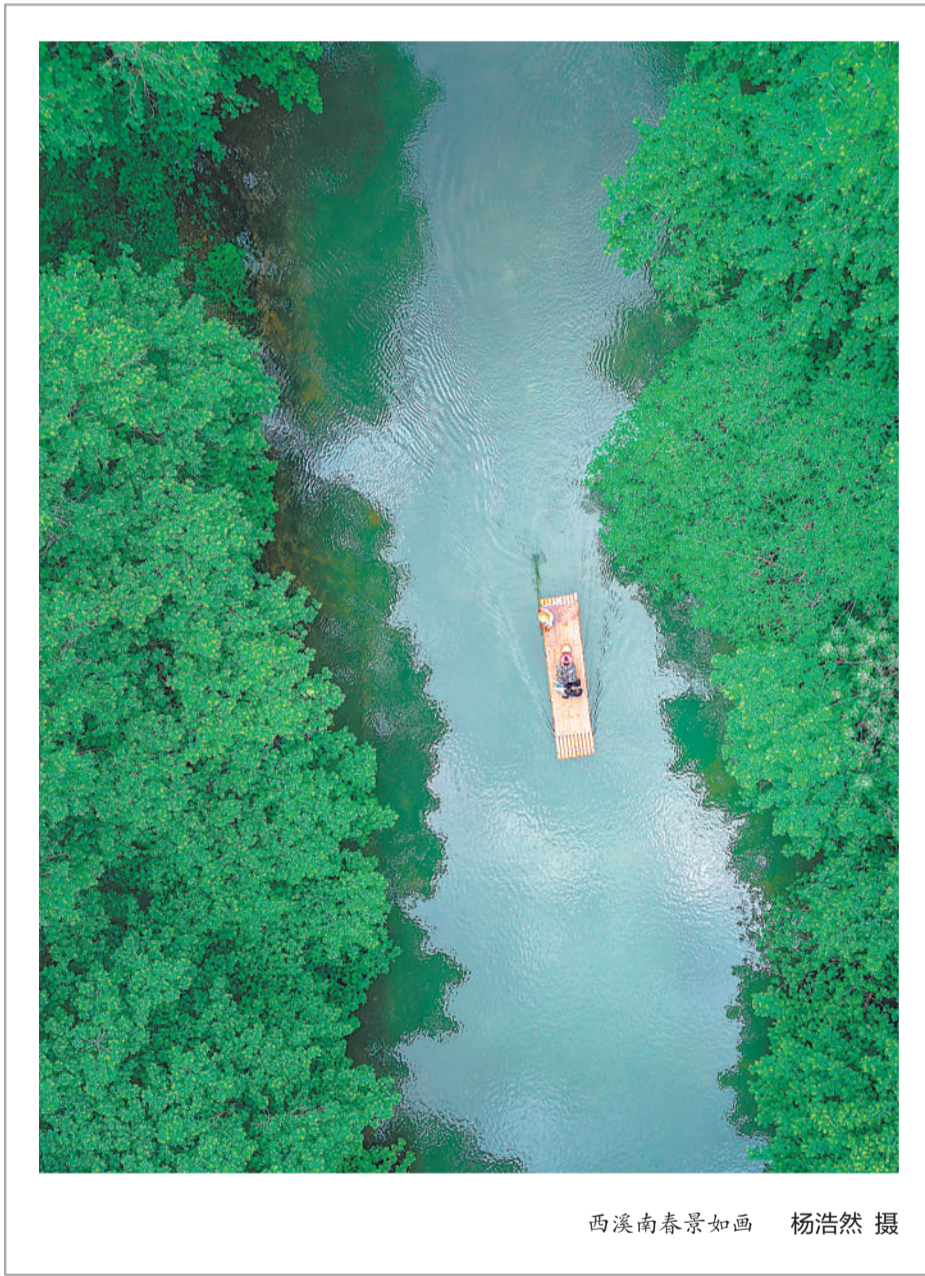
美食与诗意在乡村相遇

车门滩,紧紧偎依着丰乐湖,是个挂在茶山上的小村。丰乐水库建设前,村子原处山脚,后往山上搬,全村不过30来户百余人。村庄错落有致,布局合理,宛然一幅天然山水画。进村,走过那长达百余米的浮桥,人行其上,晃晃悠悠。脚步的回声回荡在湖光山色间,惊醒岸边水草里的白鹭,它们翩翩起舞,倩影倒映于碧波之上,自有一番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的诗意。车门滩是特色美食集聚地,村中共开有6家民宿。据最早开民宿的老板谢银俊介绍,村子原来交通不便,比较贫困。后来建起浮桥,挖掘旅游资源。2015年,他开了村中第一家民宿,以餐饮为主,食材土味正宗,推出的“车门九鲜”远近闻名。口碑起来了,岩寺、屯溪、歙

县等周边食客纷纷前来,节假日更是顾客盈门,常常一桌难求。我们去的那天中午,看到村里的游人来了一拨又一拨。喜欢车门滩的味道。小村清爽干净,黄土墙的房屋,大多只是外墙刷层白石灰,没有花里胡哨的标语和墙画,保持着小山村的质朴。家家门前屋后,堆着1米多高的柴火垛,整整齐齐,横平竖直,别有一番艺术风味。柴火垛上晾晒着一排排火腿,春阳的沐浴下,白里透红,圆润透亮,散发着诱人的香。车门滩人是智慧的,他们很懂得乡村审美。

山尖尖的浪漫与茶香

下午,前往星空之村——富溪乡呈阳。原以为咫尺,富溪与洽舍相邻,没想到却是富溪一块飞地。离乡政府所在地,竟然有76公里,是徽州区最偏远的村。山路蜿蜒,开车经过呈坎和歙县许村,再沿水泥路而上,方才抵达山巅村落。村子是典型的山旮旯,散落在海拔600米太师椅状山湾里,几十户人家,像是随意扔下的棋子。西面背靠大山,东南北三面视野开阔,气宇浩瀚,天际寥廓。这一带属大会山脉,群山奔腾,万山叠翠,苍岭古道时隐时现,对面便是歙县著名柿子村——鸡公尖,遥遥可望。“星空呈阳”是怎样化“腐朽”为神奇?驻村工作队队员胡宇铎介绍,呈阳人多年来累计



西溪南春景如画 杨浩然 摄

最耀眼的杜鹃红

潘峰(合肥)

我又一次奔赴皖西,为那魂牵梦萦的杜鹃花。去年春日去的皖西铁冲,那真是一次惊艳的邂逅,那漫山烂漫的红艳,竟成了一整年都挥之不去的惦念。今年,我将目的地定在另一处杜鹃花大本营——太平山。车行蜿蜒,一路盘旋,山风裹着草木的清香。突然就看到那点点簇簇的红,撞入眼帘,瞬间点燃了满心欢喜。望着万绿丛中跳跃的火红,晚唐曹松与南唐成彦雄的诗句,不约而同地涌上心头。曹松说杜鹃花是“谁家不禁火,总在此花枝”,成彦雄形容杜鹃花是“疑是口中血,滴成枝上花”。山野间,我琢磨这两句,忽然悟得:杜鹃花,其实是一种态度。曹松的诗,说到了杜鹃花燃烧的姿态。那一句“不禁火”,是挣脱束缚的果敢,是直面生活的热烈。杜鹃花不似桃李那般娇柔,不似荷莲那般清雅,它是山野里的火把,是春风中的烈焰,开得肆无忌惮,红得酣畅淋漓。这多像我们该有的人生啊,以火一般的热情拥抱生活,以风火火的态度奔赴事业。不必畏首畏尾,不必藏锋敛芒,纵然身处平凡,也要有一份敢为人先的闯劲,一份热气腾腾的执着。成彦雄的诗,则道尽了杜鹃花的拼搏奋

斗。“口中血”“枝上花”,这是最动人的因果,也是最深刻的隐喻。杜鹃的红,不是凭空而来的明艳,是心血浇灌的璀璨;杜鹃的绽放,不是昙花一现的惊艳,是孜孜以求的努力。这恰是我们对待事业该有的模样——呕心沥血,不知疲倦,以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韧劲去拼搏。所有的心血付出,终会像杜鹃的花苞,在某一个春风拂面的日子,开出枝头最耀眼的风景。眼前的山,漫山遍野的绿。绿树、绿草、绿的丛林,是日复一日的寻常,是朝朝暮暮的平淡,就像我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,波澜不惊,却也踏实安稳。那一抹杜鹃红,是打破平淡的亮色,是点亮平凡的星光。一株杜鹃,是万绿中最抢眼的亮彩;一簇杜鹃,是山间跳动的火焰;一片杜鹃,便是燃遍山野的烂漫。这何尝不是人生呢?我们不必惧怕平凡的底色,平凡之中,也可能藏着最动人的绽放。只要心怀热爱,执着努力,在春风拂面的时刻,我们可能像杜鹃花一样,把自己燃成一团火,在事业的枝头,开出属于自己的花。下山时,晚霞染红了天际,与山间的杜鹃红相映成趣。这一趟皖西之行,我收获的不仅是满眼春光,更是一种人生的启示——我们都应当做杜鹃花,敢于火、勇于血,在人生的山野里,做最绚烂的自己,为这个世界添一抹最动人的红。

劳动节是母亲最忙的时候。20世纪80年代,母亲在山区的一所乡村小学教书,一到劳动节放假,就开始忙碌。天刚亮,她便早早起床,拎着黑提包,里面装着笔和笔记本,还有煎饼和咸菜。她去山里“走村”——到各个山村,摸查学龄孩子和失学孩子的情况,动员他们回校上学。那时候,山里人家孩子多,家里穷,再加上祖祖辈辈“土里刨食”,没有培养孩子托举人生的教育理念,失学孩子特别多。母亲喜欢带着我和哥哥一起去。我俩就像母亲的小助手,背着书包,装着铅笔、本子、连环画和故事书,跟着她翻山越岭,觉得好玩,乐此不疲。

葛鑫(浙江)

翻山越岭的老师

运气好时,能在村里碰到一些老人,告诉我们,谁家孩子十来岁了还在家放羊,谁家孩子最近辍学了……更多的时候,只能去田间地头寻找——山区的耕地多在山坡上,正是谷雨前后,村民们大多都在地里干活。我们跟着母亲一路翻山越岭,累得气喘吁吁。每看到有孩子,母亲便过去搭话,碰到已经读书的孩子,就让他们做小宣讲员,动员家里或邻居家弟弟妹妹也去读书。找到了失学孩子,妈妈赶紧拿出本子,登记信息,还会送些小文具当礼物。一次,在一座山坡上看到一家人正在浇地,两个大人,四个孩子。大孩子也就十二三岁,正和妹妹从山下抬水回来。阳光照在她们黑黝黝的脸上,汗水亮晶晶地往下滴。母亲喊了一声,她们放下水桶,有些羞涩地看着母亲。

“戚老师,你怎么来了?”女孩认出了母亲,小声问。“你是四年级的郝翠红?”母亲也认出了女孩,学校不大,总共也没多少学生,母亲对很多孩子都有印象。小姑娘嗓子好,唱歌很好听,“听说你好久没去上学了,家里有什么困难?”母亲拿出手帕帮女孩擦汗。“小红,这是谁?”地那头传来一声响亮的问话,说话的是女孩母亲。“娘,是学校的戚老师。”郝翠红边说边放下水桶。“戚老师?大老远的,你怎么来了……”女孩母亲赶紧拉母亲到树荫下的石头上坐下。女孩父亲也过来打招呼。母亲问了情况,才知道她家姐妹四个,郝翠红是老大,困难不说也能想象得到。母亲没说什么大道理,只在本上记下了这些信息。我知道,母亲又在盘算着怎么帮她们了。哥哥和郝翠红姐妹四个蹲在地上看连环画,一旁围了一群来听故事的小孩。“欣欣,你给大家唱首歌吧。”母亲不知何时走了过来。“山里的孩子呀心爱山,从小就生长在山路间,山里的泉水香喷喷,山里的果子肥又甜……”我唱了母亲教我的《山里的孩子心爱山》。孩子们那么羡慕地看着我。母亲一句一句地教她们一起唱。一时间,整个山坡上都回荡着快乐的歌声。母亲的那个劳动节一直在外奔走,脚磨出了血泡。假期结束开学的时候,郝翠红回学校上学了。听说那年八月,她的妹妹们也去上学了。那些年,母亲一有空就在各个山村穿梭着,动员着,让许多山里的孩子回到校园,拿起课本。现在,山里孩子也能好好上学了,他们的学习深造,展翅翱翔;有的回到大山,建设家乡。读书,让孩子们有了把握自己和家庭命运的能力。母亲也老了。如今,再回到那些山村,还有好多乡亲记得母亲,记得当年那个带着自家孩子、为了别家孩子翻山越岭的女教师。

